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沈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五

寄閻潛丘古文尚書冤詞書

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去夏閩客屬一緘寄丘洗馬至今未達昨著喪禮一書見堯峰文鈔內頗多論辨然無一不誤不止如前

時所示數則急欲奉質不可得因嘆當世果無一善讀

書者近蠡吾李堪

字恕谷康熙庚午舉人

爲李孝愨先生之子其

人學有根柢曾游博陵顏習齋門胸不安有疑義越三

千里來証所學固已度越儕輩矣乃以寓居桐鄉之故

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尚書真偽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

亦不愜僞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巨信及惠教所著古

文尚書疏証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

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說重爲考訂知古文尚書自

漢武年出孔壁後凡內府藏棄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
且歷新都篡殺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
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並非古文經文其在隋
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口則其
裏其底瞭然于人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
所考証作古文尚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丘并敝鄉
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祇有
一是苟或所見不謬即當力持其說以爲可定雖自揣

生平所學百不如潛丘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
抵牾啟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
情嫌畏謬爲遜讓况潛丘之學萬萬勝予亦必不敢謂
能勝六經大凡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真是便當自
舍其所非曩者先仲氏觀陳宗伯所藏商彝心疑其贋
而悶不敢言及撤去客有以千金請值者始自悔其誤
而再請觀之然不得矣故先仲氏嘗曰觀古有所失即
悔且不及何况不悔今六經之重不止一鼎古文爲二

帝三王之書又不止毛詩左氏公穀周禮儀禮禮記諸經之比向亦惟衛經心切誠恐僞之果足以亂真故任此無何之言而姑且耐之一經指正即悛除不暇此如清君側之奸者其稱兵直前以爲君側有奸耳君側無奸則此兵向君矣而可乎夫聖經無可非而非之詖士也君側無奸而忽指之爲有奸者讒人也爾乃辨之愈明來攻者愈急寧以兵向君而必不敢向讒人寧得罪聖經而必不敢得罪此宋元間非聖毀經之詖士此則

何解然且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真樹生矣某因削去定論名色而改名寬詞且增四卷爲八卷而再加考訂如孔疏之誣指鄭註二十三篇爲孔書二十三篇漆書二十四篇爲張霸二十四篇則當更校其篇數明儒謂安國之卒先于太初孔氏獻書不及巫蠱則當更考其年月賈逵馬融援僞學以冒孔學則授受當更清衛宏許慎據僞古文以亂真古文則字畫當更核然不曰釋寬而曰寬詞以不敢

釋也吾第列其寃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寃而必欲寃之寃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拙著并喪禮十卷統呈掌記外定論原敘數頁一併奉覽竊謂潛丘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臆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隘寃詞無定潛丘定之何如何如某頓首

答章宗之問東西房書

接問知于東西房有蓄疑處僕病後全無記憶居平所

識書欲舉似一句不得又必不能就所按繙閱據禮註
鄭氏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則有東房無西房
此不見經文原是謬註而黃梨洲主其說謂士冠禮冠
者于牖西拜賓而賓即于西序答拜惟無西房故西序
與牖西近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相距遠難交拜
矣又昏禮醴婦贊者于西階上北面拜送而婦于牖間
席西東面拜受惟無西房故階得與牖西相當不礙授
受有西房則西階在西房之下婦與贊背面難禮接矣

推其說則竟以牖間之西西序之東爲西房將廟寢三間而以楹西之右一間當之此非無西房直無西廟寢謬之謬矣顧廟制無明文可據但就其所云冠禮推之似東西房在廟寢三間之外別附一間即爾雅所云有東西廂曰廟者其近北一半名曰夾室近南一半即謂之房如冠禮將冠先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此東房也何也以冠子于阼在東階上也然而曰西墉則房西有墉矣此一墉與寢堂間隔即爾雅所云東西墉謂之序者

其在牆西謂之東序在牆東謂之西墉是東序在戶東而東房則又在東序之東西序在墉西而西房則又在西序之西與梨洲所言正反也故尚書顧命位次有在墉間南面者此王朝位也在東序西面則養老燕饗之位也西序東面則聽政位也乃別有一坐在西夾南面爲親屬私宴之位則正是西房以其夾一墻故謂之夾以其有夾故親屬私宴得以掩蔽向使如梨洲所言在西序東則與墉間南面一位兩坐並抗既非儀法且殿

堂何地其可以親昵燕私之乎是以下文有肩之舞衣
大貝鼗鼓在西房語孔氏謂西坐夾東蓋只此一間而
北夾之坐居于正中則南房所列當在東墉此猶之冠
者居東房之中而冠服所陳當在西墉可對証也但予
謂大夫士亦有西房與梨洲所言又反者以喪禮推之
按初喪襲斂奉尸俛于堂則男位尸東女位尸西至殯
于西階則大夫緇地士埋土皆依西墻爲柩堂西無地
矣故男主位在殯東而女主則不得不入于西房南面

拜客所謂不下堂者惟君夫人與女賓之尊行者至夫
然後下堂而拜于階下此則大夫士廟制明有西房之
經証也况所証必不止此也

又答章宗之問吉祭未配書

據問士喪禮吉祭猶未配語按此是禫月易織服時倘
遇烝嘗禘吉祭則但以新主入祖廟附食而不以妣配
此極明了甬東萬季野謂未配者不以新主配食祖廟
非妣不配考也此是臆說故嘗以問黃梨洲不謂梨洲

竟是之且云新主雖在廟不以配食是主客言禮皆以配妣作配食解恐太疎矣從來禮文配字祇訓陪對並無訓作附食者家語郊祀其祖以配天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喪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皆陪對之義故祖妣稱配以配與妃通周語註所云配者配先君也

此與雜記男子附王父則配女子附王母則不配釋義俱同

若附食名

祔所云合食于祖者並不稱配故此當吉祭尚未配妣

若是配食則卒哭而祔在三月之後即已附祭豈有二

十七月而禫而猶未祔者若云新主雖在廟仍未配食則葬後祔廟正爲此廟食耳在廟三年而曾不得食餼也若何

復馮山公論太極圖說古文尚書寃詞書

數辱垂訊連接四短札覺心地俯伏入夏來煩紆頃刻都息生平喜聽人論學至紙上有考辯尤劇聳動老年不能會心目入反不若耳受之快然大致了了舊說太極圖但據一時所見便爾草草如紀顧諸名言皆超雋

有餘趣自慚脫漏不能遍舉且有要領俱失處不止于此明知是圖本于二氏然僅僅以希夷壽涯當之昨見黃山中洲和尚有太極本于禪宗說其所爲太極圖即唐僧圭峰之十重圖也中三輪◎爲河梨耶識左行爲◎爲覺即圖之左☺右行爲●爲不覺即圖之右☺此在陳搏授圖之前已行世者是搏所爲圖一本于道藏真元品一本于圭峰禪源詮集而總出于參同契是真贗實據鑿鑿要領今第知真元品而不知禪源詮集是

舉襖失襟究竟脫漏從來讀書原不能盡且又以二氏
忽之此即非真學問人况既論此事而于此事反有闕
豈可耶若根字則過于推求竟忘孟子有根心之文捕
蟬彈雀指出甚快但行世已久不能改矣至若古文尚
書之寃則凡能救正即是聖人之徒况直窮隋志抉致
誤之由尤得要領即所示志文屬讀正闡發苦心何容
置喙但僕舊所讀正亦未嘗差誤者志云永嘉之亂歐
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

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梅賾始上孔傳云云初亦疑以並亡伏生傳作句既而思歐陽二夏侯尚書並無伏生傳在內不得云亡伏生傳且伏生傳即今尚書大傳也在永嘉亂時並不曾亡又不得云所亡者是伏生之傳蓋歐陽尚書出于歐陽高爲伏生弟子和伯之孫自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大小夏侯尚書則一是夏侯勝爲張生所傳夏侯都尉之族子一是夏侯建即勝從兄子從勝學者大小各有

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合五十八卷兼有大小夏侯解故

即訓二十九篇是兩家俱自有傳其所以兩書並名者

以武帝時先立歐陽尚書于學官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而分作兩官故並名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其云並亡以永嘉之亂兩書並亡也志所云今無有傳者是也若伏生大傳原不曾有章句訓詁如歐陽夏侯等其言反怪誕惟劉向父子所作五行傳是伏生本法而向歆襲之然又與經文乖戾不可作尚書之傳故梅氏

以孔傳上之如此屬讀則始于劉向父子一段方有著
落至于並亡作句恐疑涉今文之亡則明云歐陽夏侯
之尚書學者留意自知之不足慮也僕從來說經極其
審慎必多所考據並不執一以難一故謬處差少但限
于方幅不能博設必俟質難始出之故凡高明指摘幸
乘僕生前有口時尚可商量一當死後則衆射之的誰
能辨之况古文之冤尤口衆者耶至洛誥命公後文則
公羊封魯一段僕廣聽錄已載之何日面受率復不備

與馮山公論論孟書

每發械示必益我未備老年終日向暗處行何幸有道
不惜借四壁餘光時相照映祇恨彼此異處良對少耳
昨有客過寄亭劇言海內無讀書人幸研攻八比惟論
孟未荒落餘茫然矣予謂論孟亦何易明白客俯首咄
咄似有不肯其語者然亦不送難竟去因憶往冬大病
時通夜不寐雞唱後呼兄孫論孟子禹之聲章曷云以
追蠡曰以用之者多也然則曷云城門之軌非兩馬之

力曰以用之者久也予謂以城門一軌而當經涂衆軌
之用正用之者多而曰久何也遂不能答今年春陳緘
菴編修家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有問公行子
有子之喪喪子耶抑喪親耶衆俱未應予曰僕亦有一
問滕文以然友反命始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
自孟子耶少頃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
之似更定也予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

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啗啗曰至
于子之身而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
制者豈狂言乎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喑者
既而過倪魯玉中翰觀其所著神州古史考載泰山明
堂甚析予曰泰山明堂可解乎以爲巡狩耶則東巡燔
柴不事五室且他岳無有也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鎬
京共主必每月東幸以聽政于十二堂謬矣謬矣魯玉
亦唯唯後又至其所說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

有賜于士孟子直稱陽貨爲大夫孔子爲士而集註又從之不置一辨時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第因之以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彼方納改玉之請正僖閔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况大夫士相見承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子何難以非禮拒之觀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亦非苟爲依違肯無端而拜其門者乃夫子亦竟以大夫禮事貨

而孟子則直據其禮而明稱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
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此
是何說最後有問予三家之堂者予第出大小宗通繹
示之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
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者仲
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
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爲仲慶
父爲叔牙爲季友也兩祖以弑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

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子禮樂世
無此理且兩祖之死皆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
肯以成季與共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
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
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究竟何解若
其餘無解之語櫛比皆是予第就其已質者重質左右
嘗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
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

使不辱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
患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超而上之斯已過矣
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概赫然六行
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
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
至以行已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
已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
兩耳夫子本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

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且此中自有一定
意旨試以是兩章合之兩論二十篇與孟子與大學中
庸一一比觀其爲學輕重定有明証不于此之求而聖
賢意旨但以求甚解四字置之可乎凡此諸條皆淺
近道理在童子學堂挾兔園冊時都皆知得而老老大
大反不能了况大易春秋迷山霧海自兩漢迄今歷二
千餘年皆臆猜卜度如說夢話何時得白即僕在門者
不乏名下每恐老死欲擇一二可傳喪祭二禮并五聲

六律者而必不可得嗟乎已矣因于裁復之餘附及璅璅以爲真讀書人當亦必有念及者何如不具

與朱鹿田孝廉論論孟書

向以論孟數條索馮山公解去遲久未答即以其說間語所識亦多不能了故僕解六經謂自漢迄今從來誤解者十居其九自漢迄今從來不解者十居其一但彼亦不自知其不解也及偶一提醒輒目釘口塞數日不能答即一論孟而治八比者仍在夢夢則八比何用矣

昨座客謂三家之堂不是一個廟是各一個廟

說見前篇

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異廟者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于齊主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于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若慶父之子公孫敖者則又得罪奔莒請歸請葬尚不許豈許專廟倘又降此則將以天子禮祀孟獻子莊子誣罔極矣若謂

魯先君不行三年喪是近代先君不是周公伯禽

說見前篇

此本高頭講章之言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訖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晉叔向譏昭公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若樊遲請學稼即禾中孫肖夫菰城江岷源輩亦驚顧無一言此實不可解者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真欲霑體塗足作農

人者若以爲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爲瓌
屑則當啓之以大經大法治已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
相感爲言已難通矣且其申言疊喚一似遲欲招徠天
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至于
如是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至于使漆雕開仕則但云
可以仕夫可以仕則必如雍也可使南面明下可字豈
有可仕而記者妄云子使仕者是使求仕也求仕不可
也至若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則無違正對孝字即論

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乎親者此下
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則無
違于理理不是禮然字音相同又不得曰前所言是條
理之理今所言是禮樂之禮究竟無違二字在爾時作
何口語作何解說至于宗國魯先君謂宗聖人之國聖
人指誰誰宗之宗周公耶抑宗孔子耶若城門之軌兩
馬之力則車多四馬所云乘馬也乃欲張大其力而反
減二馬何解凡此數條請一一告我候命不俟

復與朱鹿田孝廉論孟書

接札驚躍所訊甫一昔而論孟六條捷應如響此在名
下有學者每遲遲未復復亦不必得而一昔了然少年
既夙悟又且多學此天生異才使千聖絕學于斯大顯
北有李恕谷南有朱鹿田德不孤矣昨貽札後客有投
予考文者其中有兩考題不能解一是縣季考題冉有
與之粟五秉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設教闕門並無
公廩安得有宰財用之人可強請支給且可任意出入

者以爲冉子私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百斗是冉子未仕已自富于周公無是理矣且冉子不得私與粟也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不得多銜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此其所失將不止周急繼富一節爲可議也此非夫子之書也一是新學使考題秋陽以暴之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行誼分清濁別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

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
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况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
云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祇以不爲物污與屈原傳之皜
然泥而不滓正同仍是高潔意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
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
矣况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
物言並不以德言也予因大爲憤懣更從架上別覓時
所投考文則更有可駭嘆者如有父兄在題據問聞斯

行諸則必是義理矣何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皆從義理解也且必是可行不待審別者矣何則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稟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曾皙仲弓聞不欲勿施必請之駢剛之所生此是笑話乃講師不通謂父兄長老之稱則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行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非長老所得主也又有夫子爲衛君乎豈

有聖人助拒父者解者曰衛人助公輒故疑夫子亦助之夫君民相助理所應有夫子非是也且衛人助君與夫子助衛君當必有實跡有實據非可泛然讀過便撇却也至于雖周亦助與盍徹乎諸題則在僕亦踟躕不得決集註初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爲徹法既又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徹法此于徹法原不曾有定說乃又加之以雨公及私一詩在通力計畝並無公私而在都鄙用助則助在徹中此正是徹法安得又有雖周亦

助之解此非夢書乎若年饑盍徹是以庶士而受國君
之下詢此老實經濟足則真足與則真與反覆急決本
明白救饑之法而解者以君民一體混塞之則儒者真
廢物矣凡此皆藉即爲剖發無所隱晦即冬日飲湯夏
日飲水者秦災者吾災凡兩可仁義兩可內外者亦須
一爲斷定蓋八比遵功令必須照集註敷衍此大不得
已之事故偶以考文訊及謂八比有礙經學經學並不
礙八比今且解經而已又別有訊者論語兩子畏于匡

從不知在何地即漢宋儒者皆不能註間嘗與學者論
及亦一闕而散或謂是宋地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如
宋游匡遇匡人之難或謂是衛地史記夫子去衛將適
陳然尚未出境故使從者爲甯氏臣于衛以解此難以
匡衛邑也或謂是魯地魯原有匡邑舊稱句須爲匡宰
者家語陽貨曾暴匡而子貌類虎故見圍則魯地矣不
然虎與衛風馬不及何由得暴然則在衛固可疑而在
魯則又與去衛過匡去匡過蒲蹤跡不合若在宋則直

以桓魋之難誤匡人矣是夫子一遘難所在尚不能曉
何可併及

答李恕谷問琴絃正變書

來問琴七絃舊作五聲與少宮少商不及二變然亦有
二六爲變宮徵者則以一絃爲宮二絃即變宮五絃爲
徵六絃即變徵因以五小間作五清四大間作四清亦
無不可第五聲合二變當有二戾聲故謂之變今七絃
調和無戾聲也且其所爲調和者則先以四五大小間

安排七聲夫清聲爲正聲之應必先有正而後有清今
七聲藉大小間而調則大小間爲七聲之所自來而謂
大小間是七聲之應似乎難通况正清四清皆有限數
今以七六五四三作正聲者爲五小間七六五四作正
聲者爲四小間然亦有一二三四五正聲爲五小間一
二三四正聲爲四小間者則七絃內外皆可相應誰正
誰清此恐非四五所得限矣故舊有七絃爲七律十三
徽爲十二律之說皆按之不合不如任其自然隨聲正

變爲得當蓋絲屬人聲不可爲準古伶倫伐竹定聲必
以管爲之故十二管即是十二律他器皆無有也曾在
福州平遠臺飲次有清客善彈使之倚聲遂以明代郊
祀樂郊壇酌酒獻重玄句用南音法曲彈之其人信手
散彈四四五三七四三便已成句使彈北曲新水令即
須用左手作按捺聲矣然則七絃正聲原無七音稍矯
強便不是耳

答施愚山侍講問公山弗擾書

接問佛肸公山二事不得確據佛肸雖見史記然亦只就論語申言之若公山弗擾則與春秋傳全不合即家語史記俱多牴牾此原是一疑案故前儒亦有謂此是瑯琊膠東所受齊論而雜入之魯論中者然宋洪氏又祇以季氏十四章作齊論而陽貨篇不之及僕嘗與先仲兄校論深嘆孔安國舊註極其斟酌而朱氏襲其文祇改得一句便是不安今足下欲依史記而又疑朱註共執桓子四字謂從史記致誤則兩失之矣朱註此四

字不襲史記者孔註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而名孔子朱氏全襲其文而改而名孔子四字爲據邑以畔不知共執桓子四字雖可疑而尚有解至據邑以畔則無可解者考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並無公山不狃共事然尚可解者以虎之囚桓子爲逐仲梁氏而仲梁之見逐實公山氏使之則囚桓逐懷皆公山氏所爲左氏作傳全得晉楚二策書而于魯策書反失全冊故一往多

混詞此混詞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名夫子與子路不悅之事此真夢語也故孔安國但據定五年執桓子事在夫子未仕以前其子以費畔則不過以費宰畔而不必據邑蓋既執桓子則共事亦畔共謀亦畔不必據邑始是畔也惟不據邑故一釋桓子

便可挾公同盟陽虎公山皆得仍居故位以俟再舉若
是據邑則一敗而即當出奔焉有五年至十二年相距
七載尚得安然在費者是改此四字不惟經乖抑且事
舛論語與春秋傳諸書皆焚然也至若謂史記可據則
更不然史記以定八年蒲圃謀弑誤作定五年囚季之
役云執桓子而桓子詐之得脫已是悖謬乃竟造一畔
費事在陽虎奔齊歸寶玉大弓之後則與五年之囚季
八年之順祀十二年之墮費並相抵牾且此時爲定九

年而十年之夏夫子已作司寇即有會夾谷之事然且十年以前先爲中都宰一年而後由司空而進司寇則在定九年夫子已仕魯而猶召夫子謬又謬矣凡此皆就夙所見而附復若此至考靖難事及傳稿較正另俟陪乘再請未備不又

復陸雅坪編修問降一等書

連以乞疾減面致同館不諒競傳予于鄉黨篇有異義而其言不實每思洒暴不可得今幸明問辱及正可藉

此一勾審察惟恐簡幅不足因取他紙硃續以憑曲鑒
日與高遺山從

中左歸遺山對

殿陛謂禮文階級次第當從上數下上是一下是盡鄉
黨降一等註曰等者階之級也當曰一等階之第一級
也沒階註曰沒盡也當曰沒階階之盡等也此在前儒
禮註原有之謂士冠禮受冠法一加降一等三加降三
等以至于地皆自上數下因以爲言殊不知此非定限

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然後升公食大夫禮授食者升一等而後賓降等而受之則又皆從下數上觀士冠禮再加降二等時亦有云授冠者升一等則降是一等升亦是一等大抵下階則上一上階則下一無常稱也盡階亦然自上而降則在地爲盡論語沒階是也若自下而升則在堂爲盡燕禮君饗樂工則笙人升階盡等不升堂而受爵是也特予謂降階一等是殿陛相接尊卑相禪中外相通一大儀位故論語于降階處著此位次

其言頗不謬而聞者笑之且有展轉傳問必以盡等進
言詞陳誥誠爲大非禮者夫闡階遺級與堂上人通呼
吸已屬怪事而况限之在降階一等之地此非至愚亦
必不信而不謂禮文則實有此嘗讀鄉射禮卒射則釋
獲代相必升階盡等不上堂而告于一等之間初亦疑
之以爲相距止一級何難登堂而搶呼階次以取倍戾
既而讀既夕禮啓期則祝者亦升階盡等不升堂而告
又既而讀曾子問告世子生聘禮君薨告使者歸無不

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則是降等之地直進告之位愚人之腹必不可以度聖賢之心然且更有異者史記世家載夫子夾谷之會是時在壇坫不在殿陛也乃當齊人奏夷樂時夫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而言其後奏宮中之樂夫子又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而言是豈司寇官卑不敢上堂耶抑亦兩君在階間進告者必竝此耶然則門屏階等各有儀位論語之記一出入正復于此地著一位次與入門過位升堂復位標作五次非

汎汎升降可比此非略知禮意者必不能爲此言而愚
山其年亦復以此爲齟齬真不解也若夫行禮儀位則
冠禮之降一等而受冠燕禮之降一等而行酌大射禮
之降一等而勝爵公食禮之降一等而辭幣授錦喪大
記之降一等而受汲受瀆祇此尺級間而行禮要會必
集于此所謂說禮到是處反似非禮此須藉小暇口謂
更悉若等級之辨則諸侯之堂七尺一尺便是一等其
階七等此不俟通經人俱得知者設有異趣幸更裁示

勿吝

西河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六

答蘭溪唐廣文翼修書

闕問雖日久然猶在浙河首尾每思覓蹤跡不可得舊
夏貴鄉李紫翔金澤公來亟詢近狀又以異縣不甚悉
但先生年尚富學問無盡境某崦嵫之歲又三經大病

癸未冬感寒幾死昨秋又伏熱幾死今則寒暖交煎目
不辨黑白心數不能記一二居然一廢人矣惟懼首丘
無地急還蕭山洗藥城東舊廬者已及半年乃遠荷書
問且貽我多物四顧眙眙潑溪名紙足佐我染板已大
費功力况復載酒載肉使老病七筋爲之失措且慙且
感先生著書等身向俱賜讀過今從鐫板通讀尤爲起
敬每所諄諄皆身心切要之學子弟效法足以厚家天
下人效法足以厚世向謂瞋道不沫賴寶婺多儒者今

益信矣第以先生之學加之躬行某方撫楷之不足幸
生平奉教尚非偶合德之不孤全藉相長而左右謙抑
太過稱謂乖錯使人難任豈以某不能捧摯故逆施耶
夫以如是聞人在身後所許與當代何異王虎文一傳
已足媿世顧以某之知愛乘此餘齒自必附一言以藉
綴翼末祇恐

翠華將臨刻下正西渡謀所以迎

駕之法其報命之日則未可預定耳外蒙垂問廟制二

則諸侯五廟分昭穆每廟不知是二層各三間否某按
七廟五廟三廟二廟其外皆有繚垣環之所謂都宮也
其中則每廟又各環以墉所謂宮墻也但門雖連墉亦
稱門墉而自門而堂而室必列三層非二層也門止三
間而堂與室必五間自兩楹東西階外又有東西房兩
間一名東西夾與兩階之堂各隔一墻謂之東西序序
者墻也室制亦然禮所云藏主西壁與尊于東房者皆
室傍二夾爲之是每廟之門皆止三間而堂室必五間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有東房而無西房此屬異義不足據也至又問大夫三廟不分昭穆則三層一直貫下矣但不知每層是一間是三間則大夫士廟皆分昭穆某向論廟制謂別子三廟但有祖廟而無昭穆者非謂不分昭穆也謂有昭穆而無昭穆之主以實其中也蓋大夫三廟有二等一是父祖合太祖爲三廟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此是別子爲大夫一等蓋別子是諸侯嫡弟之長者分爲大宗

其初立三廟止得立其父一廟名太祖廟亦名宗子所
出廟而祖與曾不與焉禮云大夫不敢祖諸侯焉得有
祖曾二廟上瀆先公是必虛昭穆以俟後之身入之如
季友是魯桓別子則身爲宗卿但立桓廟而昭穆虛主
至季文子爲宗卿然後以季友入穆廟武子爲宗卿然
後以文子入穆廟季友入昭廟而其既則以次祧入太
廟共祭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曰立廟之始無昭穆焉
若凡爲大夫則不立太廟但列父祖曾而三如夫子爲

大夫則鄴邑大夫以上惟防叔伯夏合作三廟此如祭法所云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者此又是一等然三廟則一中一昭一穆二廟則一昭一穆無一直貫下者即漢後同堂異室亦橫貫非直貫也若一間三間則頃已明言矣此禮頗煩瑣不能備舉容續寄以覽其說小兒家姪原通籍仁和此是先生舊學師門下而反辱貽問且小兒館杭州家姪在京不惟無報將兼乏候答惶悚極矣統俟將來彙復耳拙著經集四函

藉使呈教諸侯另寄不盡不盡

答李恕谷問笙詩并樂節書

閱歲不達問日濱于死接書彊視雖瞠目亦爲目汁所
掩一則自悲老去一則何易接此口語因隨所來訊略
盡欲答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
笙詩耶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
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
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

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蓋笙與箛與簫與管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其歌而器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即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俱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入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

應歌尚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卽笙鐘笙磬所以應笙
夫笙又有應則笙卽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
用之軍中竝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
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
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其有字而
不歌也若又問歌工上下多寡經無明文則漢後歌工
多而授器少古則授器多而歌工少卽如飲射一禮或
四工則兩歌兩瑟六工則兩歌四瑟而笙管之數不與

焉然而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
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
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皆
然舊註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
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註鄉飲酒義謂上歌
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
響者來問所云各詩各章長短不齊此明了之語註經
之儒于此不曉宜乎六樂一經歷萬古如長夜也但世

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遷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器詩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至又問歌必在前舞必在後特不知舞曲與歌曲同終抑舞曲之餘又有歌曲則有以舞曲終者春秋傳季札觀樂見四代之舞而即觀止是也有以歌曲終者仲尼燕居序大饗之九

節以獻賓樂作爲一節賓酢樂作爲二節升堂歌清廟
詩爲三節下管象武即舞也爲四節至籥序興謂以籥
吹又以籥舞也爲五節薦俎而樂又作爲六節將行歌
采齊七節賓出以雍徹以振鷺八節九節是歌後有舞
舞後又有歌况燕禮有無算樂將歌舞送更而無算數
即燕饗一禮且然至于祭祀之徹饌送尸其歌雍歌夏
皆在舞後更無論也若琴色七絃分正清向未即答以
病不及也嗣後即有答書而又不能寄今見來書所錄

備正清之說于七條十三刊之中雖與僕說稍未合然故不礙聲律所謂汎濫言之而五六皆見斯已耳舊答書并寄餘來錄俟稍健細檢以復不具

答張鶴門論九宮書

昨說九宮法不能罄析蒙并示陳君蘊先所詢札覺有未盡然者據云世所傳九宮之法蓋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數而依次遞數以一居一二居二三居三四居四九宮皆各居本數者考張衡九宮法曰太一天神下

行八卦一行坎一原居正北也二行坤二原居西南也
三行震三原居正東四行巽四原居東南也由此而中
宮而乾而兌而艮而離皆依八卦方位順次數去則于
位于數仍未曾解世亦知位與數何自始乎易繫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大
衍之數也乃演其數者則曰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
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此
正數也然有生必有成有四正必有四維于是地六成

水于西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東南與地二并地八
成木于西北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南與地四并地
十成土于中央與天五并而五生五成四正四維之位
數定焉故曰天數五地數五此數也又曰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則位也然則位之必倚數明矣乃繫于說卦則
直曰坎者北方之卦也離者南方之卦也震東方也兌
正秋西方也乾西北巽東南也艮者西北也坤者致養
謂南方長養萬物致盡則轉南而西爲西南也則是坎

一離二震三兌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實以位倚數以卦倚位確不可易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位者位此數合者即合此數也今以坤爲二而曰二行坤謂之二居二四爲巽而曰四行巽謂之四居四推之而乾兌艮離皆依八卦以順數則以離二兌四巽七坤九之定數忽改作離九兌七巽四坤二其于大易大衍本來位數俱差錯矣試問以離爲九可云地二生火乎以兌爲七可云地四生金乎以巽爲四不得云天七成火以坤爲

二不得云天九成金况六爲老陰而乾反居六九爲老陽而坤反居九以是爲乾坤互成陰陽交濟之數所謂相得有合實本諸此而乃曰坤數居二離數居九則乾交老陽離互老陰易卦之九六不是乾坤而是乾離其于八卦已大亂何況九宮所以相地諸師每造海角經以誤人世而世卒未之悟也然且曰以一始以九終始于中男終于中女縱橫交互皆成十五之數夫始于坎終于離當是以一始以二終以天生始以地生終以中

男始以中女終竝無以一始以九終之言此固易緯九宮所未有也至于縱橫交互皆成十五則以九宮改位配之原數方是十五若以八卦配原數則毋論其他即在南一重中離二數左坤九數右巽七數共成十八焉得成十五乎且九宮不始張衡傳也自黃帝創九宮法而周公取其法以作明堂此在大戴感德篇早已有九字之訣傳于西漢至東京崇尚緯學于是有乾鑿度坤鑿度乾坤鑿度三書相傳爲鄭玄注者中有太乙下九

宮法爲張衡所本又有風角九宮爲靈樞八風所占驗者則世竝不傳此從舊註大戴禮鄭註乾鑿度一考而即得者若云河圖爲體洛書爲用則圖屬八卦書屬九宮截然兩分竝不相爲體用乃又云洛書祇于後天八卦中加一五數則八卦原無先後天之說藉有之亦但減十數竝不加五數何則以河圖八卦有地十洛書九宮無地十河圖數五十有五洛書數四十有五直減十數而以爲加五則于陳邵所傳僞河圖僞洛書之數尚

未考見而欲定卦數不可也若云先天後天卦外別無坤南巽西兌東南離西南之卦則此是九宮非八卦也九宮是九宮八卦是八卦豈有既改九宮而仍以八卦行之了無分別者如此則但稱八卦足矣何云九宮乎豈行九宮法者但呼坎作白呼離作赤便足分別宮卦乎古人造一法必有一理八卦之四正四維無不相尅故周公造明堂九室定爲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數改巽離坤兌爲兌坤離巽而四正四維無不相生如八

卦南北水坎火離東西金兌木震東南西北水乾火巽

西南東北金坤木艮皆彼我相尅而明堂祇改四卦而

南北金坤水坎東西木震火巽東南西北金兌水乾西

南東北木艮火離皆彼我相生此正天地數位相得有

合之轉變與八卦全反而欲以八卦核九宮此方枘而

圜鑿也至又云陰陽家稱坎山離向者忽改而爲坎山

坤向稱震山兌向者忽改而爲震山巽向不無驚駭而

去之則地師相地祇當以八卦方位一準舊說斷不宜

以九宮之說略溷其間蓋歷本所載紫白皆近世荒唐之言非舊法也必欲兼行其說則倘相陽居或遇三楹三重如九室者或可以九宮法核之倘相墓域意者坎山離向其離來所對有似金形則坤向可相生矣震山兌向其兌來所對有似火形則巽向可還生矣相地固荒唐且斷不宜用九宮而杜撰求全或出諸此要之九宮八卦原不竝用况紫白尤九宮法之邪說古無是也請以是質之知者或不謬也

答柴陞升論子貢弟子書

前論陳子禽集註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弟子其
或曰一說無據王草堂作集註補直謂二千餘年竝無
言陳子禽在端木門者此朱子臆說也時閩中張孝廉
在坐便云朱子未必是造說特引據稍鹵莽耳予曰何
曰嘗考註疏引鄭康成註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
姓端木名賜朱子纔一見去恰似陳亢也子貢弟子七
字連屬而遺却姓端木名賜五字故如此予深服孝廉

善讀書有識而坐客不然謂從來讀書人豈有此讀法
予曰漢書地理志云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
所出東入海而晉劉道真作錢唐志誤云西部都尉治
武林山亦是纔一見去似武林山三字與西部都尉治
五字連屬而遺却武林水所出以下八字至今顧夷吾
酈道元輩皆謂錢唐舊治在武林山即今所稱靈隱寺
山者此千古笑話客未聞耶各眙睨而罷今來訊及此
且以淮安閻氏作毛朱詩說爲疑此正可與前說鹵莽

相發明者朱子稱國風爲淫風亦是悞讀論語鄭聲淫爲鄭詩淫詩實不淫也亦悞放鄭聲爲放鄭詩夫子三百篇竝不曾放鄭詩也而後儒王柏曰不然鄭詩實淫朱子實放鄭詩夫子三百篇已燬于秦火久矣今行世三百篇是漢儒所偽造者實是閭巷浮薄之詩是淫詩而世不曉也其說已載于宋史儒林傳而究竟無據明儒程敏政乃改漢書劉歆傳以附會其說劉歆傳云孝文帝時詩始萌芽凡諸家傳說皆立學官在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而敏政云孝文時詩始萌芽至孝武時頗有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則三百篇明明是漢儒偽造而淮安閻氏則又引敏政此語著爲毛朱詩說一卷公然雕刻以行世實不知程閻二君子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十五字果頑鈍失心祇讀得三字而不見十二字耶抑亦效前儒鹵莽剝裂竄取但割此

三字而他文可不顧也况爲雅爲頌是高叟爲詩伯魚爲周南召南之爲本說詩非作詩也且朱子亦不敢稱淫雅頌也儒者強解格物爲格致事物之理而實不能格反毀斥六經改竄典籍其鹵莽習氣亦有駭人聽聞者朱子闢大禹謨以後五十九篇爲僞尚書未有據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者出伏生屋壁而先上之者也至孝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以擴其居然後古文尚書百篇出孔子壁中其時孝武皇帝敕孔子之孫安國作尚

書傳而巫蠱事發其傳不曾上而罷至東晉時經永嘉之亂前此伏生之徒歐陽夏侯凡爲傳註者其書皆亡而古今尚書經文獨存于東晉祕府間故豫章內史梅賾得安國之註而上之此上孔傳非上尚書也乃隋書經籍志明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豫章內史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而朱子又鹵莽讀去謂東晉梅賾始得上古文尚書必是偽作竟忘却安國之傳四字以致吳澄趙孟頫輩竟斥爲偽尚書

將五帝三王舊文刪之廢之凡六七百年其禍烈至今未已然且附會之徒各相沿以改襲舊文爲故事吳澄遵朱說直廢古文尚書但錄今文二十九篇名曰尚書纂言據其說謂漢書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是今文古經十六卷是古文是班固原斥古文爲經而以今文爲尚書古文不曾名尚書也歸有光作尚書考異序亦引志文詆古文爲晚近雜亂之書而萬厯己丑會試主考許國王弘誨以僞尚書策舉人而焦竑對策遂陽

陽引據志文請刪去偽尚書一十六卷而主者快之竟以此冠會試本房薦殿試第一勒其文以爲法式今考藝文志則稱古文是尚書今文是經與吳歸焦三君所引據正相顛倒則此三君者亦各具心腑各有面目豈一齊俱喪心瞎眼一樣顛倒即欲附會朱子或不憚毀斥先聖先賢之書以自坐誕罔然保無一人讀漢書者而乃一誤再誤致六七百年間祇曉儒說極溥天之下朝野官民竝無一讀書人設科取士錄文布式皆天昏

地黑彼我顛狂致于如此此非細故也

此下缺二
十三字

故來

訊據草堂所論謂集註于浩生不害認作告子此緣誤
讀趙岐註告子名不害語然趙註于浩生不害明云浩
生複姓名不害則顯屬兩人澹臺子羽非顏子羽也若
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悞則約略計之
亦殊有不可解者如曾西是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子
西是鄭公孫夏不是楚令尹子申虞仲是仲雍曾孫周
章之弟仲不是仲雍孟之反是春秋孟之側不是莊子

孟子反籀伯玉不對放弑之謀是甯殖之子甯喜不是甯殖公子糾是兄不是弟小白是弟不是兄左丘明是魯太史不是古之聞人公叔文子是公叔發不是公孫枝接輿與孔子下爲文不是人名孟施舍姓孟施不姓孟太宰或吳或陳不是或宋政逮四世是文武平桓不是武悼平桓曹交姓曹名交不是曹君之弟太師摯即是武悼平桓曹交姓曹名交不是曹君之弟太師摯即太師疵不是師摯南宮敬叔是孟懿子之弟故稱叔不是懿子之兄南容是南宮适即南宮縚不是仲孫閱南

宮敬叔是即人名一項各有明據然亦鹵莽多誤如此真不可解足下有家學且善讀書能俯訊及此此亦不孤有隣之一証諸有未備統俟過寓更悉不具

與沈思齋進士論薄后稱側室書

據鄭丹書致仁和謝明府札謂嫡庶之嚴第嚴于封建之世以世國世官防篡竊也今有何立及有何襲替而尊嫡賤庶婦等傳婢子比厮養澆風薄俗悖禮孰甚此一說原倡自僕而丹書發明之然僕三輩皆嫡出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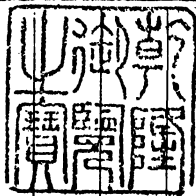
論此以救世非有私也足下既疑其言又不能據一典
禮以駁正之祇引漢文致南粵王書謂自稱高皇帝側
室之子其爲名義一何凜凜僕嘗謂經學不明不可論
史生平最恨宋儒史斷與聖經大悖急欲通論二十一
史而時不我與將就木矣即此一語在數千年來誰不
嘖嘖僕獨惡其喪心病狂悖義害禮之甚夫薄姬入魏
豹宮轉輸織室其爲微賤誰不知之但以名義論則此
時是母后爲高帝皇后史稱迎皇太后于代是也夫既

稱皇太后則雖告天地祖宗亦如此稱觀其後光武中興設郊壇洛陽以高帝配天薄后配地直稱高皇后其爲名義凜凜如此乃以所生之子作繼世皇帝告一反側畔亂之蠻夷君長而造此穢稱褻天地薄宗廟斥嫚尊親虧辱國體爲天下臣民所恥笑而舉世嘖嘖何也曰不讀書也春秋十二公八爲庶子然而其母薨葬夫子必稱曰夫人曰小君人苟讀書此即名義矣且天下與母孰重瞽瞍殺人身惟國法舜寧棄天下必不使

以絲毫辱親今薄后無罪皇帝賜書不過一畔夷寇邊
已耳其于天下不必棄也縱使此語一出南徼盡平蠻
夷君長竝繫頸而致之闕下吾猶不以彼易此况區區
尉佗謬去帝號而仍稱于國跋扈如故何苦爲此况薄
后之崩在景帝二年景帝帥天下臣民行三年喪亦以
春秋僖母成風薨于魯宣之四年夫子書喪葬服喪與
嫡子嫡孫無異故儒臣據經而行此禮歷見之晉儒何
澄徐廣之議是苟讀書識名義則薄后本事亦尚有引

據不能盡者足下好論史或亦于此一諦觀可耳

卷十九



西河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

二十一
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沈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二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七

復蔣杜陵書

惠寄三札前後收到宛陵陽羨兩君亦竝致意去因酬
應稍煩懣况度日友朋之懷徒抱胸次今則史館稠雜
除入直外日就有書人家懷餅就抄又無力催書史代

勞東塗西竊每分傳一人必幾許掇拾幾許考覈而後
乃運斤削墨僥倖成文其處此亦苦矣又况衣食之累
較之貧旅且十倍艱難者耶今同館諸公分爲五班自
洪武至正德作五截闕分某班祇分得弘正兩朝紀傳
而志表則均未及焉某于兩朝中又分得后妃六篇名
臣二十五篇雜傳一篇合三十篇既又以盜賊土司后
妃三大傳謬相推許統屬某起草在闕分之外雖此中
尚有書可查然說舛極多從前已刻如吾學史料諸編

比之大海一漚百不十具他若通紀定紀法傳從信種
種則又純涉虛假全不足憑是以是非易決真偽難審
此在弘正以前尚然况嘉隆以還則將何所依據也客
冬曾托董無菴彙徵越中諸先賢誌傳而竝不見寄足
下雖寓公而居越最久越中聲氣皆願與杜陵呼喻凡
諸賢後人無不在杜陵齒遇之末今專以相託嘉隆後
八邑名賢祈統爲彙徵寄某使某得專任敝郡列傳其
中是非真偽不妨杜陵指定相寄則一郡一賢皆杜陵

所表章也朱少師傳在陳大樽集中尚有實事可錄但稍煩蕪耳至吳大司馬三世則不見狀誌曩者其曾孫雲章曾示一傳是孫承宗作不善碑版了無可紀今并此傳亦無有矣且錦衣再襲最饒名蹟曾見莊烈皇帝有親筆東司房敕而元素先生有救給諫姜埰及舉人祝淵諸大節俱恍惚不明白或向其從子伯憩抄一事實伯憩不作字即此附囑若倪文正初忠敏諸公則足下曾作傳其稿本必具幸悉緘示他不能指名悉藉搜

討其獨于吳司馬公諄諄者以伯懿與杜陵晨夕易面
及也及湯太守篤齋公開三江閘事呂望如進士曾寄
湯神傳一本荒唐之極太守雖祀越趨踏禱賽然亦祭
法功德之祀而男婦感之乃僅誇神異而于山川阨塞
興築利弊諸領要全不一及曾記金華浦陽江爲禹貢
三江之一其下流由山陰西南入界東注錢清江而北
入于海越故稱澤國又號暎壤衆山水易瀦而瀕于海
而善下瀦即咽下即溲加之以浦陽建瓴之水而爲壑

于此稍暴漲即瀾漫而渌久而渴其爲烏鹵也久矣前
此太守戴公曾遏浦陽之支流使之通浙江以殺其勢
至是則鑿七堰而排浦陽而西之且壩于麻溪以截其
西南之來然後爲閘三江口以瀦渌全越之水咽即啓
之渴即閉之其名三江閘者以此地本浦陽江入海之
處襲故名也但其詳不可得聞其興築始末又略無可
考遠求指示此亦諮諏獻老之一端矣舊臘中堂啓奏
原有舉隱逸名賢之意而地震以後復從

赦詔中作一條款又監修入告祇以修史餘波相及不成光景且監修亦驟爲之不卜于衆而足下則多以周之義士相目疑沮者半大敬則惟恐某有他意急作書戒勉彷彿山巨源之措詞者總之神龍不見愈高也某原揣今年告歸而益都老師過愛之切爲聘一貧家女爲後嗣計是以羈絆不果頃聞越中有詩文之選羣推杜陵爲政甚善某雖戒詞句之學然食指猶動但此時宋元惡習盛行長安某不憚直指其非幸羣公相讓不

敢抗爭此事得杜陵一振興之必有可觀特某遍游宇
內恨無一真讀書人經學既已響絕而禮樂二字開口
便錯偶與同館官論郊壇之禮訛舛百出即嘉靖議大
禮一節雖未分題然倉卒語及便一闕而散至館長以
樂章配音樂下議則雖淹雅如吳志伊亦不能出一言
相答某年已漸衰倘幸歸里妄思以殘年著禮樂二書
以存一綫若雜詩雜文則筐篋尚多斷不敢出一字相
質實薄之也來札少規語惟浮沉金馬一言爲好我之

切佩之紳帶不敢暫忘今

朝廷甚愛儒臣且

聖學最博洽稍有詞句必加

乙覽頃西南告捷同館皆獻平湖南平蜀雅頌而某無
一言其緘晦可知矣令郎買宅于越將來爲王謝後增
一寓賢吾越何幸得此佳蹟總之杜陵與越人投分深
耳三日前隨東海公游摩訶菴至昨始歸而真定司農
公又以碑文二通屬某捉刀因燈下草寄雜亂無敘總

藉道鑒

與吳廣文論國風男女書

足下以國風多言男女之事且偏執國風好色而不淫一語以爲朱子註淫詩未必無意此殊惑也國風男女大抵皆風人寓言並非實事且其事別有在如國風好色此寓言也詞也而不淫則別有事也幼時亦惑于朱子之說見國風無男女者亦似淫詩如十畝之間桑者開闢亦謂桑者是蠶婦乃不幸而其言已行世及其既

悔之而以觀國風則凡彼美人兮有美一人皆君子人
矣予避人至維揚姜滙思侍御巡鹽兩淮多結納名士
時武寧侯王君蹈海門客高孝修跳身破產扞侯故家
事而名久在刊章未落侍御聞其來預貯五百金待之
予深感其事爲作寄寇詩見七古卷寓竚望之意以撫寧侯
家妓寇白門事頗相類也山陰姜質甫見予詩急向堦
子問寇白門消息直笑話矣後予避湖東籍捕幾及旅
主人之子鄧論秀匿予別室且陰繼饗餐幾至波累予

作鄧老秀一詩

見五絕卷論老聲轉

託言憲禁客宿而旅主人之

婦鄧老秀違禁請留以隱記其事此亦掩爾壺漿勿令
之露之意也而江都宗定九實爲和鄧老秀詩十章此
豈知予者讀國風者能于此通悟則庶幾耳

與閻潛丘論尚書疏証書

昨承示尚書疏証一書此不過惑前人之說誤以尚書
爲僞書耳其于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金谿竝
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尚書本聖經前人妄有遺

議者亦但以出書早晚立學先後爲疑未嘗于經文有不足也且人心道心雖荀子有之然亦荀子引經文不是經文引荀子况荀子明稱道經則直前古遺文即易通卦驗所云燧人在伏羲以前寘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又且正心誠意本于大學存心養性見之孟子竝非金谿姚江過信僞經始倡爲心學斷可知矣今人于聖門忠恕毫釐不講而沾沾于德性問學硬樹門戶此在孩提稚子亦皆有一詆陸闢王之見存于

胸中以尊兄卓識而拾人牙慧原不爲武然且趨附之徒借爲捷徑今見有以此而覬進取者尊兄雖處士然猶出入于時賢時貴之門萬一此說外聞而不諒之徒藉爲口實則以此而貽累于尊兄之生平者不少吾願左右之闕之也至若學宮從祀則從來荒謬尙與尊兄言廟學合一之陋孔子先聖稱名之謬極蒙許可至從祀進退則大不足憑漢世大儒如康成子政輩皆以神仙圖讖紛紛罷祀乃有受華山之書闡參同之祕指太

乙九宮爲洛書九類而公然與聖經竝傳者是以王草
堂作聖賢儒史一書頗有訂証而足下偏執程敏政無
學之說以爲金科陋矣鄙意謂尚書疏証總屬難信恐
于堯舜孔子千聖相傳之學不無有損况外此枝節更
爲可已何如不具

復高雲和尚書

高雲閉關如龍歸大海無可蹤蹟僕又病不能一顧獨
念荷擔挈鉢未必無得力處雖闔戶靜坐吾儒多有此

者然究非聖功此惟公家有此法耳若來字謂三生石上夜夢與僕聯句三生石正此間葛洪嶺也何不發關來一游之耶僕不識李源何許人而高雲道力不減圓澤相憶之切或見夢寐但僕生時先慈張太君夢番僧以度牒見寄醒而墮地太君心惡之而不言暨方馬兵敗僕髡首匿澤中太君撫首而泣始告以夢曰驗矣其後出走至少室已辨矣有關東賀凌臺先生之徒見予于嵩山市授予大學則其人僧也僕謂此授學之事一

生大節先慈之夢當以此時此事爲驗他皆不然特予
少論學溺于儒說而至此而聞誠意去惡絕私利之念
終身行恕與佛氏之行善與與人爲善大意本劇殊而
末不甚悖因與佛門知識不大訣絕而見者不諒妄謂
予再來原有根柢一如高雲之所云此僕久自揣南轅
北轍彼此正相反儒之成已成物本順出佛之盡人盡
已恰逆入僕之所僦在杭州公在高雲葛洪嶺非相見
所也第隔江日久不無憶念舊冬臥病幾乎永訣夢寐

之勞雖至人或不免耳聞人居士望公久春又過半湖
上風物漸就暄暖山中雖苦寒想可解衲何時惠來珍
重并詢

答福建林西仲問韓昌黎一女兩壻書

昨蒙下詢韓昌黎長女兩壻之說據皇甫湜所爲昌黎
誌云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
李漢葺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是
昌黎見存者三女惟長女已嫁李漢而次與三尚室女

也其有一壻爲樊校理不無可疑因有昌黎長女更嫁
兩壻之說而解之者爲曲釋之謂誌文句讀不同樊所
取者次女也所許嫁陳氏者乃三女也其文以次女三
女爲讀而以未笄二字屬之許嫁之三女此亦尚論古
人不厭忠厚之苦心第僕不謂然者曲禮女子二十許
嫁笄而字而昏禮與公羊傳亦皆謂許嫁始笄獨雜記
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笄亦不必待許嫁者
然是未許嫁而笄竝未有許嫁而稱未笄者以古無幼

婚筭者許嫁之節也且昌黎三女竝非許嫁陳氏者在昌黎死時三女尚幼無問名者故稱曰未筭而其後儼然有昌黎少壻見于太和開成之間考唐書蔣乂傳載乂子名系官右補闕爲權門所忌斥之在外竝及其僚壻李漢而系傳云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系友壻出爲桂管觀察使復坐李漢貶唐州刺史夫僚壻友壻者妻兄弟之夫稱也系得與漢爲僚友壻則必以三女爲配而因爲僚友此非許嫁陳氏者所能溷矣是以長女

壻李次女壻陳三女壻蔣明有分屬雖陳氏之壻無所
聞見他傳載當時朝官有欲改昌黎所作順宗實錄者
礙其壻蔣系李漢得以不改不及陳氏然不得謂昌黎
無陳氏一壻此易曉耳至于樊氏宗懿亦以壻稱則絕
無可考僕寓既無書且其事隱又無他書可以轉見第
就昌黎本集觀之其輯之者即漢也集首有序署隴西
門人李漢所撰而篇中有云漢辱知于公最厚且親且
親者以壻故也是昌黎死後漢方爲昌黎輯集敦子壻

之誼甚篤而謂其死前乃生奪其妻而子樊氏不然一也即昌黎集中載有中大夫陝州司馬李公墓誌名荊者即漢父也昌黎爲壻父作銘惟恐不著故于子七人之後不載他子婚娶而獨于漢曰漢韓氏壻也故以屬予銘其文在長慶元年是昌黎于壻父作銘尚自敦舅禮如是而甫越三載及長慶四年昌黎死而即云有他壻不然二也即云此之易壻本奪生妻非娶所改也是必女有他故而尊章遣之其歎在李不在韓故女雖改

適而壻誼如故則出妻大事其在史傳家誌竝無李邢
出婦李漢改娶一語見于文間且昌黎爲邢銘時中及
夫人此宜有微言隱詞略見大意而亦未嘗有片言存
見棄之跡坦坦白白其不然四也且夫以人情之善移
也漢既親與韓絕則雖與蔣系爲僚壻而名實不浹在
旁人所窺伺者自應以漸而殺况漢歷仕宦升沉已久
其距昌黎死時已不知閱幾何歲而在人之忌昌黎與
忌蔣系者必甘心于漢則其終始相膠漆而絕無離異

公然可知其不然五也若謂改嫁之例唐俗不嚴故昌黎許之宋即無是矣則又不然烈女不更二夫此前人之言不始自宋假使女果被出則出女改嫁前固有之又不知自唐是以顏氏家訓載曾子出妻事以爲蒸梨不熟姑薄其過所謂出妻令可嫁而國策有云棄婦不出里閭而人爭取之者良婦也則出妻改嫁古亦竝無或阻之者然而士大夫家必無其事况唐去古遠于伉儷頗重而昌黎又斤斤于學術焉見閨門雍肅不如宋

人其不然六也然而皇甫之爲文則可疑孰甚使無其事耶則一女而著兩壻其文不通使有其事而需諱耶則又不必以兩壻複行但領一壻字而後所云次女三女者或略泯其數誰得非之且從來行文無連著兩壻而異其字者皇甫爲昌黎門人縱不善文亦不必出此僕揣其意似昌黎有他女或羣從中外之子撫而嫁之所云撫女如已女者然實非其女也故于稱壻時特殊其字以別之而又以三女簡核其數使知此壻爲他壻

以爲此紀實非虛詞也然乎否乎按聿即壻字昏義釋
文謂壻俗作聿後又更作聿揚雄方言聿謂之倩是也
但此是古俗字故東觀漢紀風俗通博物志及後漢書
註始有此字如光武與伯叔及姊聿鄧晨坐語趙岐爲
馬融妹聿類皆非正經文字所用然則雅俗竝出或亦
故爲此區分以示異乎此皆曲臆之不必然者皇甫安
文姑爲此妄解何如頓首

答章泰占問方百里書

接札閱近文五首甚佳此正時俗所稱第一流文即此
已足頡頏廬陵且方駕曾王而上之矣但其極得力處
總是灌淪于宋人之宿習甚深凡揣字絜句造意取息
一唾一吸一行一站總有一見成膜胚于其中能破此
而擺落之便能出人一頭地否則猶是未脫衣一健蛹
也向與足下相見少但以爲精于舉業早受世知是當
今高才生耳今知留心經學考辨得失兼能著力作古
雜文此是吾黨一大干城驟見此喜何等矣第諸解經

處凡十八條多以顧亭林閻潛丘謬說雜釋此悉前時所駁辨過者但觀予從前說經諸錄便自了却此固不煩再爲喋喋至爲方百里條有方百里者萬里也語以未解來訊則在前儒原未解此即陳氏禮書作圖繪指畫仍是罔罔今請以紙上解之方一里者縱橫一里也縱橫一里祇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即橫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十里即百里矣以方一里而縱十之祇十里耳至橫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爲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

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橫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故曰百里之國有萬井以方里一井也萬井之國有八萬家以一井有八家也此易曉耳或曰信此則舊稱千八百國勢必有一千八百萬里無此土矣且尚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先儒說此祇以縱橫相距各五千里以爲斷此何以稱焉殊不知此縱橫相距但分指縱橫言耳若以開方計之則縱五千里合之橫之

五千當有二千五百萬里以二千五百萬里而止分一千八百萬里以爲國有賸里矣况伯七十里每國止須四千九百里二諸侯之國子男五十里每國止須二千五百里四諸侯之國原有不必盈萬里者乎故王制曰其餘以爲附庸間田非虛語也惟審之不具

與黃梨洲論僞尚書書

日月不暫留而道路不加近何時是相見之日思之悶絕前接來札有議禮數則草草復過雖稍有商量終以

未能面請爲憾若僕所著喪祭二禮因急于成書而又
畏紙費不能自盡所欲言此非知禮如足下不敢向之
爭得失也近保定李恕谷以問樂南來寓桐鄉郭明府
署中因與桐之錢生曉城辨古文尚書真偽并來取証
僕向雖蓄疑然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似朱文公與吳棫
吳澄趙孟頫歸有光梅鸞羅喻義輩其指爲僞者皆自
坐失據誤讀前人書處處訛錯誠不料諸公豪傑且欲
詆毀先聖先王之書而竟出于此聞足下向亦曾指之

爲僞不知別有考據抑止此數也昨有老友謂尚書大序稱武帝敕孔安國作傳及傳成而安國遭巫蠱事因不果上此大可疑者史遷自序謂史記成于太初之年而安國之卒則在孔子世家末已記及之巫蠱起于征和年距太初以後尚越天漢太始兩號而謂安國能遭之非僞耶僕謂此則大序僞非尚書僞也且此仍自坐失據之言也大凡讀一書當辨其書之得失在于何所史記之失全在年月往往有一時而紀傳與年表各異

書有一人一事而紀傳與年表又各異時者毋論安國
遭巫蠱事非大序亂言在漢志漢傳荀紀隋書皆有之
不必深辨即以史記論謂其書終于太初竝不當及征
和後巫蠱事則史記酈商傳匈奴傳及衛將軍傳後公
孫賀公孫敖等凡以巫蠱族滅者皆征和後事而皆載
及之何也且自序既云述黃帝以來訖于太初乃又云
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夫麟止則元狩之號又先于太
初約二十年矣此時安國不知死否且此足據否人苦

不讀書及于其書而又不善讀足下聞此定不以僕言爲可怪且此頗關係僕將確求實據以一雪此案尊府多藏書祈不憚搜討以示一二何如慎後

與李恕谷論周禮書

尚書寬詞序說中林覲疑周禮來札欲易此語似以周禮非聖經有礙耳夫三禮名經固自無辭若謂聖經則自不可今天下攻周禮者衆總只周公之書四字害之周秦以前竝無周公作周禮儀禮一語見于羣書亦竝

無周秦以前羣書若孔孟荀列墨管韓諸百家及禮
記大學中庸坊記表記孝經所引經有儀禮周禮一字
一句則周公不作此書明矣周禮非周公作何害大學
中庸不知何人作其爲經自在也必欲爭周禮爲周公
作大學孔子作則無據之言人將無據以爭之事大壞
矣天下是非原有一定周禮惟非周公作非聖經然周
人所言周禮卽周之禮也其中雖有與春秋諸禮不甚
相合然亦周禮也如公羊言禮全與左氏策書不相合

然亦周人之書也况周禮全亡所藉此一書稍爲周備
可爲言禮考據若又排擊之則無書矣如此說周禮方
是安當若謂周公作則雖始于鄭氏而祖之而表章之
者王安石也人將以安石目之矣近姚立方作偽周禮
論註四本桐鄉錢君館于其家多日及來謁言語疎率
瞠目者久之嘖嘖嚅嚅而退然立方所著亦不示我但
索其卷首總論觀之直紹述宋儒所言以爲劉歆作予
稍就其卷首及宋儒所言者略辨之惜其書不全見不

能全辨然亦見大概矣若儀禮非周公作且于三禮中
倍加訛謬則于喪禮中所駁士禮者甚夥皆無理不足
道此更非周禮比也凡辨必有據方爲無弊僕所辨亦
無他人可語可商量然幼時尚有父兄師友偶相關發
今已絕矣僕記先仲兄嘗言先王典禮俱無成書韓宣
子見易象春秋便目爲周禮此果周禮乎國家班禮法
祇于象魏懸條件使里閭讀之已耳刑法亦然子產作
刑書反謂非法即歷書一項關係民用先王所謂敬授

人時與世共見者然亦只逐月頒布竝無成書如近代
歷本則他可知矣是以夏禮殷禮夫子謂文獻不足不
特杞宋原無文即舊來傳書亦祇得夏時坤乾一如韓
宣子之以易象春秋當禮書者如是則周禮五卷不必
周公作又是一証且此所言亦見讀書法思之思之

西河集卷二十